

什么都读,他一直保持着系统读书的习惯

校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8月带着新作《唐诗文本与文献研究十讲》到上海书展时,去年积40余年心力而成的《唐五代诗全编》在此首发的盛大场景还历历在目。一年里,他从未停止对这套“等身”巨作的修订工作,光华楼27层他办公室的灯光还是要到深夜11点半才将歇。

对他而言,读书早已成为一件随时随地的事情,“什么都读”,读书是看世界的方法,于是无所谓身处何地,无所谓学科门类。

“读书分两个阶段,一个是自学,一个是到复旦以后”

陈尚君青年时期的读书经历非常特殊。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,从农场被推荐到复旦念书。他的读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,一个是自学,一个是到复旦以后。

到复旦之前,陈尚君在江苏南通海门的一个农场当知青。最幸运的是,和南通一批最好的中学的高中生分在了一起,跟着他们读了很多书。另一方面,他也如饥似渴地搜寻各种书来读,去书店买、去邮局订阅,这些他都做过。

自学期间的读书没有什么规范体制,什么书都读。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、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、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、《鲁迅全集》以及马列著作等等,可能有10来种书。以至于刚到复旦时,他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,也不知道大学是分学科设置的。

他第一次到复旦是1966年10月,住在西藏南路最南边的一



陈尚君在光华楼27层的办公室里

个中学。记得是坐着一辆有轨电车,慢慢地从上海最南端一直开到复旦,那年他14岁。

第二次到复旦,已经是1977年3月1日,这个日期他记得很准确。从家乡南通坐船到上海的十六铺码头,乘55路车到五角场,从正校门走进来到4号楼报到,已经是傍晚五六点了。从此再没有离开。

和研究生同学相比,陈尚君起步比较晚,所以尽可能多看各种书。

陈允吉、朱东润等几位先生对他影响很大。

今年第九期的《书城》杂志,有他一篇名叫《我留心<全唐诗>辑佚的起点》的文章,写的是在1979年4、5月,他发现一位南京师大前辈的著作中有一些问题,就写成一段文字请王运熙先生转交过去,这其实是他写的第一篇与专业有关的文章。老先生看过以后说他提的都很好,还给他回了信。王运熙先生说对

方已经接受了你的意见,文章虽已达到可以发表的水平,还是不发表为宜。

“读书绝对没有学科的界限,始终没有”

陈尚君专做唐代研究,不是按照文史哲的学科划分来做,而是唐代所有的文献都涉及、所有的问题都会谈到。他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,希望能透过多个层次来理解社会、理解人生、理解作品,这一点也受到他老师的影响。

最好的学问是有中国学问的根砥、格局,有西方学问的方法、科学,尽可能精微准确地研究问题,将中西两方面的长处结合起来。

中国传统的学问分为经史子集,是服务于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,它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对古代典籍的解读。西方的方法强调穷尽万物,对于唐诗文献,他想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“穷尽”

的工作。

他校录一首唐诗,不在于它写得好坏,而是在于它是唐代人写的,这样呈现唐诗的真实面貌。他觉得唐代社会和现在社会会有很多“一样”的感觉。

“只要存在过的版本,就应该看过了”

陈尚君在光华楼27层的办公室里办公。屋内堆满了书籍资料,书架间仅容一人侧身通过。

复旦周围的几个书店他现在还经常去,一般不网购书,有时候买书的兴趣太多,到线下买可以限制一点欲望。

最多的阅读机会是在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工作和日本访问期间。早稻田大学的各个图书馆,香港、台湾几个大的学校图书馆里的书他基本都看过一遍,而且是“复制(式)”地看。

读书已经不是有和无的问题,而是讲究善本,以唐宋的文

本为主要依据。

最近看的书也很多。有不少书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看,但同时也有兴趣读各种各样的书。读这些书能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,世界格局为何如此,能清醒地知道世界万物之是非,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。这是很重要的。

“人生无论如何保持系统读书的习惯”

学术的精致化始终是陈尚君追求的方向,这就必须讲究文本。数据库也是,比方说《旧唐书》里提到多少次李白,现在的古籍全文检索把所有的“李白”都罗列出来,但“桃红李白”也搜出来了。

另外李白又叫“李翰林”“李青莲”“李谪仙”,它就搜不出来了。传统的手工编制的工具书在这些方面都有分类,它是完整而精密的,到目前为止还不是所谓古籍全文检索能取代的,新技术只是一种补充。

刚进校的大学生们过去为了考试接受了大量的标准答案,但在社会或者人生之中没有简单的“标准答案”,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系统读完几本书的经历。其实读书是一件很快活的事。

唐诗读一遍很愉快,读十遍就未必了。做学问有时就是件很“无聊”的事情。他先前花了极大的精力校订杜甫的诗,最近通校过一遍,还是有一两个显然的误字,不这样把每一个字核实过去,就发现不了这个误字。

很多事情能够做成,贵在多坚持一下。

实习记者 王 越

实习记者 莫小荷摄

欧洲“百人团”沉浸式体验中国

法学院与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“中国法暑期班”9月18日落幕。过去十天里,140多位鲁汶大学师生在沪沉浸式体验中国社会的发展。暑期班紧扣“中国法治现代化”“中外法律体系比较”“涉外法治

协同实践”三大前沿议题,以“理论+实践+文化”融合模式,为师生们提供沉浸式中国法治体验。“这绝对是一次满载而归的旅程!”暑期班成员、鲁汶大学博士生Florian Pollefeyt说。

本报记者 李怡洁 汪蒙琪

城市定向社:收获来自城市的馈赠

城市定向社成立于2023年6月,以“在人与城市、人与人之间建立连接”为初心,已经在上海举办三十余场城市定向活动,总参与人次超过六千,2025年4月被评为学校五星级社团。

“PolisSH”是城市定向社最经典的品牌活动。社团创始人之一、前任社长2025届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本科生吴致远介绍,Polis在古希腊语中意为城邦、SH代表上海,合起来读作polish(打磨),寄托着社员们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的热忱、对活动品质精益求精的追求。

2024年3月举办的“PolisSH”第一季活动是社团的一个里程碑。预期150人规模的活动,收获了930多人报名。“自此,PolisSH作为品牌项目慢慢地做起来了。”经过两年探索,城

市定向社的品牌版图扩展到多个创新项目。社团举办的活动主要分为三类:以PolisSH为代表的需要“任务书”引导的大规模定向活动;最传统的城市定向;桌游和定向的结合。

如何策划一场城市定向活动?去哪玩、玩什么——这六个字是现任社长、2025级国际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诚瑞的答案。PolisSH的策划周期很长,活动正式落地的前一周几乎天天开会,一遍遍地打磨剧情、逻辑、终点等等细节,“每次会可能从晚上七八点开始,开到凌晨一点是很正常的事。有时候觉得想法不够好,或者讲着讲着就推翻了之前定好的某个东西,总之不断地打磨优化,希望能够尽量做到完美。”

吴致远把城市定向社比作一棵大树,“最传统、经典的定

向,是我们做的第一场活动,是树根和树干,是城市定向本身。PolisSH是树的繁枝茂叶,它让大家看到这棵树。将桌游和定向结合起来的第三类活动是树上的花朵,它们是最漂亮、最新颖的。”

社团希望通过一次次活动,让人和人连接起来。他们来说,城市定向也是从熟悉中寻找陌生、重新发现城市的过程。

“历史究竟是什么?离不开时间,也离不开人。”这是社团核心成员、2023级管理学院刘耀泽眼中PolisSH特别篇的灵感来源。

“希望可以玩到PolisSH的40季、80季、120季。”吴致远说。

通讯员 陈晨 黄斯涵 蒋毓敏 韦 伊

图片新闻

写一张便签



秋风起,相辉堂前梧桐叶落。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推出“在校园给你写了一张浪漫便签”活动,记录属于我们的复旦故事。

通讯员
王莹芳 彭 静